

第 25 屆東華奇萊文學獎【散文】評審評語

<p>決審結果</p>	<p>首 獎〈吐信〉 評審獎〈路易•路易絲〉 推薦獎〈痕長〉 推薦獎〈冷夏、幻聽、黑狗與房間裏的凌亂〉 推薦獎〈在異地高聲歌唱〉</p>
<p>評審評語</p>	<p>〈吐信〉 透過所見，蛇與人的視線、母親和大眾與我的視線，不管在顏色與視閾中，造成了一種視差感，差異也因此成為了此文的魅力，最好別讓人知道的不一樣、無法達到的期許，是別人所見的我，而我所見不同。作者因此將視線投向飼養的小蛇，將自己缺失或是想見到的繽紛色彩轉送（也是轉見）給小蛇，在人蛇連結的契合度有很高的完成，因此吐信的信，也是人之自信，傾吐之書信。作者幾次的切換視角，如運鏡、換景、剪裁，很好地用散文凝視了世界的內裡。</p> <p>〈路易•路易絲〉 從篇名開始，就已預示了此篇散文的雙生結構：路易為陽，而路易絲為陰。陰陽同體雖是文學獎常見的題材，但作者具有成熟精練的語言，且通篇文章沒有多餘的贅字，因而寫得不落俗套。作者亦表達慾望的複雜性，當性愛認同既非〇也非 1 時，他/她要如何定義自己？散文的後半部跳脫出文學獎的規範，編織出超現實的淒涼情境——自我抹去後，敘述者成為掛在陽台的物體，再也無法被愛。此篇散文既成熟，又能跳脫俗套，值得被肯定。</p>

〈痕長〉

此篇作者有技巧地用「你」第二人稱指稱身上的蟹足腫疤痕。與「你」對話，即是一場痛苦的奮鬥病史：從一條疤痕開始，隨著年紀成長逐漸漫生至更多條。「你」是無法被消滅的，作者即使求醫多次也無用，無力感躍然於紙上。文章結束前，被治癒的希望也完全落空，暗喻著青春期開始蔓生的痛，也將繼續跟隨。此篇作品文字誠懇，娓娓道來，抗拒之後又反覆挫敗，寫的是人生之滄桑與無奈。

〈冷夏、幻聽、黑狗與房間裏的凌亂〉

文中有三件事同時在進行著：外婆病危、愛慕的室友搬走了、兩隻黑狗受虐急需庇護。在乎的、牽掛的人事物正走向尾聲，卻終究只能任其凋亡，「消逝」是本文的核心。

腐爛的蘋果在文中是重要象徵，功能不在於展示真實與否，而是標明了種種線索來自於作者的思慮與設計，而非僅將無機的訊息雜列。全文時間線繁複拼接交錯，細節透過篩選與表達，開拓更大的解讀空間，文章耐讀深刻，技藝精巧，令人驚豔。

〈在異地高聲歌唱〉

以孤獨的紅色燈塔象徵來自越南的母親，書寫動機來自於抵抗記憶的斷裂，驚覺再不記下，屬於自己的母系文化將要被遺忘。對於母親的日常生活要透過訪談才能了解，由此看得出作者先前與母親的疏離，然而正是透過訪問得以重新建構視角，將書寫聚焦於母親個人史——認識她這個人，而非只認識社會加諸於她的身分，以凸顯母親在台灣的生活樣態為主，理解她如何詮釋自己的歲月。情韻悠長，認識母親的過程，也展現一種對於親族認識論的思索。

評 審

張馨潔、蔣亞妮、劉思坊